

身份、脉络和故乡： 陈逸飞二十年的回望与纪念

汤丹文

4月26日，“时代逸飞：陈逸飞回顾展”将在上海浦东美术馆正式开幕。

陈逸飞，宁波人，出生于北仑区新碶街道星阳村陈家。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投身中外文化艺术交流，并取得世界性影响的艺术家，尽管已辞世二十周年，却一直未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2017年年底，陈逸飞的油画作品《玉堂春暖》在嘉德拍卖中以1.495亿元成交，创下内地油画拍卖史上当时的最高价。仅2018年上半年，陈逸飞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共成交18件，收获1.65亿元的成交额。

最近一次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是：在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《繁花》中，陈逸飞的两幅“古典仕女”画作，出现在女主人公李李“至真园”酒店的办公室里，显示出十足的上海“腔调”；而他的弟弟陈逸鸣，也在剧中客串住在“亭子间”的画家角色。

为什么喜欢陈逸飞的人们，过了二十年仍“念念不忘”这位艺术家？他的作品为什么至今还“必有回响”？他的人生与时代的“色彩、构成”有怎样的关联？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想知道的。



陈逸飞（冯毅 摄）



铜雕《上海少女》（汤丹文 摄）

去年夏天，我在上海金臣别墅的艺术工作室，与陈逸鸣先生有过一次长谈，话题自然是他们兄弟俩的艺术创作。

当时，陈逸鸣正忙于创作一幅即将送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画作，主题是江南流水人家。后来，我在媒体上看到了陈逸鸣赠画的画面。正是四十年前，陈逸飞的画作被哈默送给了中国领导人——这是感情深厚的兄弟俩，跨时空的“量子纠缠”。

“哥哥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还小的时候，他已进入美专念书，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。”陈逸鸣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在崇明岛插队，放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，去上海油雕院看哥哥作画。而一同出国留学，以及相继回国创业的经历，让兄弟俩感情更是深厚。陈逸鸣担任执行馆长的上海虹桥中央商务区“金臣·亦飞鸣美术馆”，其馆名自然是把逸飞、逸鸣两人的名字，嵌入其中了。

哥哥去世后，陈逸鸣几乎每年都在策划纪念哥哥的画展或活动：2019年4月，苏州金鸡湖美术馆举办了“何处是江南——陈逸飞、陈逸鸣作品展”；2020年11月，陈逸鸣邀请指挥家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，携手著名歌唱家廖昌永、黄英，以音乐会的形式纪念陈逸飞；即使在疫情期间，他还在网上发起了“云纪念”……

2 时代与脉络

陈逸鸣收藏有许多陈逸飞年轻时的作品和相关资料。他认为，陈逸飞的早期作品，对当时社会文化格局的塑造，也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。比如，与徐纯中合作创作的水粉组画《金训华——知识青年的楷模》，虽然不免带上“高大全”的时代烙印，但人们因此记住了陈逸飞的名字。而《开路先锋》《黄河颂》《占领总统府》等个人或合作的油画作品，已成为中国油画的一代红色经典。这些作品也奠定了陈逸飞历史写实主义在油画史上的地位。油画作品《踱步》，是陈逸飞自画像题材作品，体现了他在时代转变的历史节点上，对过往岁月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思考。

陈逸鸣曾这样谈及自己的艺术观：“一个艺术家的独特价值，正在于让活着的脉络，自由行进于时代的万千诸象，最终让万涓流水汇成一体，放出异彩。”这未尝不是他对哥哥陈逸飞一生创作的最好评价和总结。陈逸飞总是走在时代的前端，以前瞻性与创新性，

呼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，也创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。

从“海上旧梦”的都市叙事、“东方仕女”的浪漫怀恋，到“江南水乡”的水墨意境——陈逸飞总是能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时尚与复古之间，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路径，“安顿一代人浮躁的眼神和心灵”。著名作家余秋雨就这样认为：“陈逸飞的长处就是他懂得了历史传来的依稀信号，及时地在每一步中吸取了正面的营养，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，既有写实功力，又有浪漫情调，既有精神追求，又有国际眼光，交相辉映，于是成了一个成功者”。

陈逸鸣并不讳言，他的艺术创作与他的哥哥一脉相承，他们是“同根生长”的。用他的话说，这是一条“画脉”，也是一条“正脉”，它们“彼此间不断交织、不断发酵、不断伸展……让西方的颜料和画布，在东方的传承和发展中，表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”。

在陈逸鸣的画室，我在现场和作品集，看到了他创作的《魂萦旧梦》《似水年华》《浮生》《梦乡》等作品，它们当然有陈逸飞“海上旧梦”“江南水乡”系列的影子，但有的已经解构了具象写实的手法，表现出一种虚实之间的“模糊”，而呈现与众不同的意境。

1 时代的身份

作为一名油画家，陈逸飞的这个身份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。尤其是1984年，美国知名企业企业家、收藏家哈默夫妇访华，将陈逸飞的油画《故乡的回忆——双桥》作为礼物赠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。而我所知道的陈逸飞，最初从电影开始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初创的国际电影节曾展映陈逸飞执导的电影《海上旧梦》。作为采访电影节的年轻记者，很惊讶这部很少情节故事却有唯美画面的电影，出自一位知名油画家之手。这部“作者电影”，无疑是画家陈逸飞个人的随想：他用摄影机在胶卷上“挥洒”才情，有着太多意识流的思绪。

二十一世纪初，我接触到一本杂志《青年视觉》，很长一段时间常买来翻看。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和总策划就是陈逸飞。在他的引领下，《青年视觉》也成为当时国内一本以艺术诠释时尚、以视觉观察潮流的先锋杂志。

那时，我们这代人，总是有意无意间与陈逸飞不断地“偶遇”或“相逢”。

从美国归来后，陈逸飞创办了时装公司，旗下的Layefc服装品牌曾是知性文艺女青年的最爱；上海泰康路被艺术化改造，正源于陈逸飞把纽约“苏荷”（SOHO）概念引入国内，这里的田子坊也成为国内最早的文创街区之一；陈逸飞为上海创意设计了许多公共艺术品，无论是浦东世纪大道上的雕塑《东方之光》还是五角场的建筑《彩蛋》，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了上海的地标……

去年夏天，我在浦东陆家嘴上海中心大厦的大堂，意外邂逅陈逸飞的铜雕作品《上海少女》：一位身姿绰约的少女，身着旗袍，右手持着香扇，左手拎着鸟笼，优雅的魅力令人迷醉。在这座中国的最高建筑中，这位“上海少女”在我眼中，俨然成了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言与符号。

在陈逸飞的人生中，有着太多的身份：画家、媒体人、导演、社会活动家，甚至有人称之为“商人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个人独有的视觉美学呈现在架上绘画、电影、时尚、城市环境艺术等各个领域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他是中国艺术界第一个“跨界”的人物，其涉足领域的多样以及对后人影响的深远，无人能及。

对于陈逸飞人生的多元、身份的多重，是否影响了他艺术的最终高度，一直存在着争议。甚至有人认为，这正是陈逸飞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。

陈逸鸣先生曾这样对我说，这一切，其实是时代赋予陈逸飞的。“他是最早出国留学艺术的留学生，也是最早回来的艺术家。”时代选择了陈逸飞，他恰恰赶上并以“进击”的姿态，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活力四射的纯真年代。

2021年11月，陈逸鸣为哥哥策划了《青年陈逸飞：掷标枪的人》画展，展出的都是陈逸飞的早期作品。他特地选取了陈逸飞的一幅素描《掷标枪的人》作为海报的主题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哥哥给他的印象一直是“倾尽全力、掷出标枪”的状态。

除了时代的赋予，陈逸飞的身份多重，内因是他有着明确的“大美术观”。他曾说：“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应该走出自命高雅的画室，走出孤芳自赏的沙龙，去充分调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，将自己的艺术感悟、美学理念贡献给社会和公众，让生活变得更美。”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或许已属平常，但陈逸飞在三十多年前能这样提出并付之于实践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。

上海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曼坤这样评价陈逸飞：作为画家，他是当代杰出的浪漫写实主义艺术家；作为文化的传承创新者，他继承发展了海派文化并投入城市文化建设，是中国“大美术”和“视觉艺术”的创造者和践行者；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，他具有无可比拟的时代影响力。这应当是陈逸飞艺术与人生十分全面且中肯的总结。



《黄河颂》

《浮阳遗韵》

《水乡·秋韵》

3 时代和故乡

乡失去联系，也是他的父亲陈安定，拿着刊登着逸飞时装公司广告的报纸，顺着上面的地址找到了陈逸飞。正因为有亲人的深情呼唤，才有了陈逸飞多次的返乡之行。

其中有一次，陈逸飞完全是为了家乡建设而来。据知情人回忆，那次，陈逸飞去看了北仑春晓（原三山乡）北山南海的地形后，认为这里很像他到过的一个欧洲旅游小镇，很有发展前途。于是，他带来了西班牙籍的上海世博会首席建筑师以及相关发展商，为当地的未来谋划、布局、设计，赤子之心可见一斑。



去年冬至陈逸飞后人祭祖扫墓（汤丹文 摄）

记者手记

在采访中，我曾十分冒昧地问过陈逸鸣先生这样一个问题：“陈逸飞英年早逝，他的一生有什么遗憾吗？”陈逸鸣这样回答：“我哥哥活得潇洒，走得也潇洒。他喜欢美食美酒，喜欢美好的一切，当然更执着于艺术。他这辈子，做了他喜欢的一切，没有一丁点遗憾。”

的确，多彩的时代造就了“时代逸飞”，而陈逸飞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！